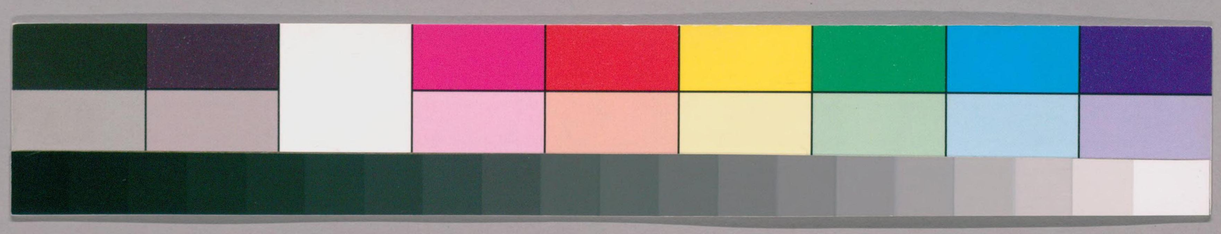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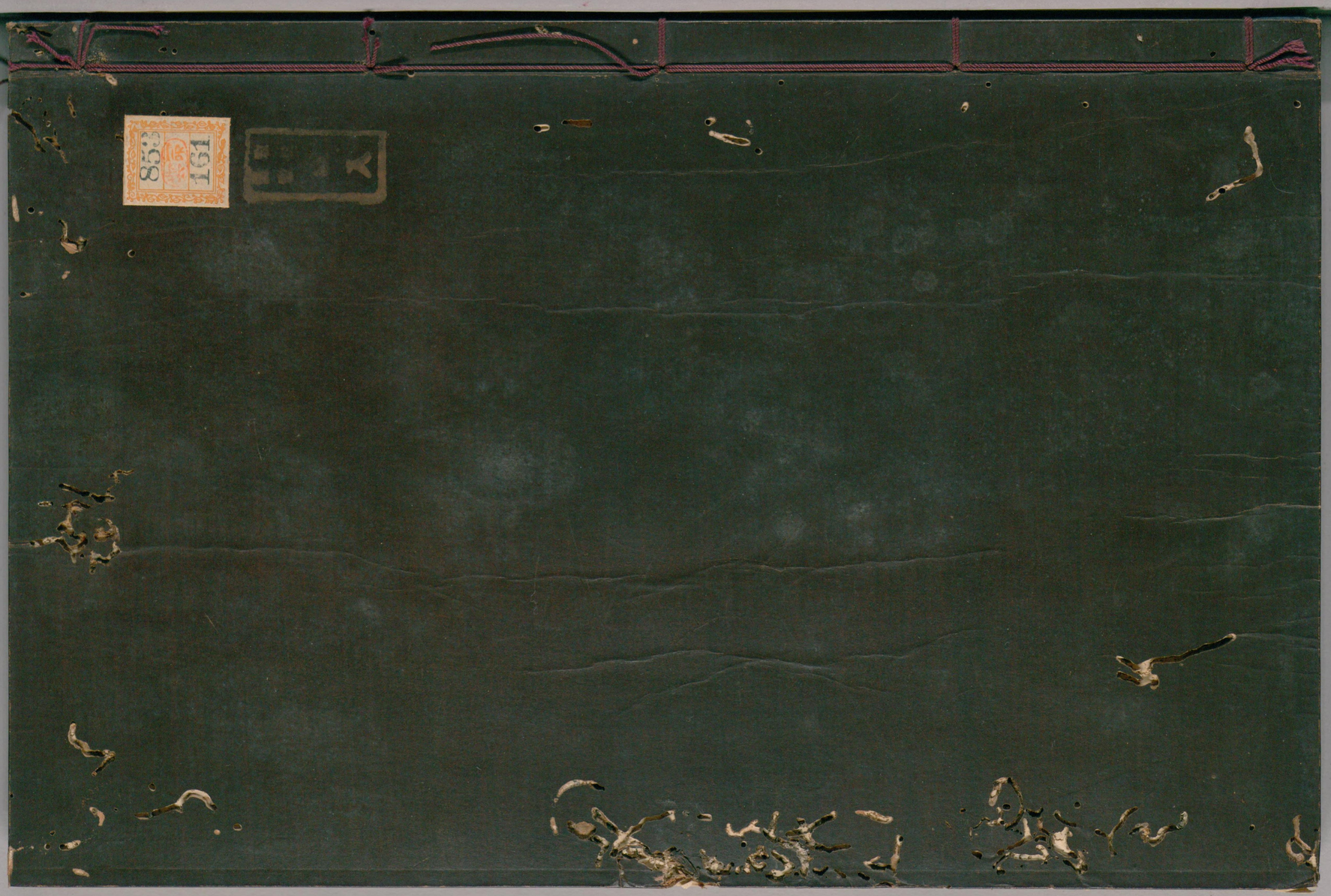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定公二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八年 ㊥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頇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傴且射子鉏中肩退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我無勇吾志其貝也師退舟行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毅〔杜氏曰〕報曰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高氏曰〕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於我也今公復如齊伐我則無名矣魯政不修復在公而三家者實使公欲歸怨於公故也

公至自侵齊

〔高氏曰〕侵齊本出于三家而三家欲歸怨於公故未逾月而致之且爲下復侵齊起也〔張氏曰〕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附録〕〔左傳〕二月己丑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囚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囚也不如待之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左傳〕攻廩丘之郛二主人焚衝或濡馬渭以救之遂戮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晝爲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軍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氏曰〕未得志故〔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高氏曰〕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爲然不往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進退益不

自專矣故兩書侵至以見之○劉氏曰文公十二年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時公出而三國附最榮矣何以尼致宣公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時諸侯協心而同外楚中國爲一無有他變何以尼徃儻公四年正月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爲大伐楚人何以惡之也穀梁之說非也

○曹伯露卒

[汪氏曰]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弒之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弒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

納而有意存之矣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饒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苖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苖范獻子執鞭以隨魯於是始尚羔[杜氏曰]將羔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羔卑也去苖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亭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

春秋大法雖師次于君命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

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汪氏曰〕並八年圍鄆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九年戰乾時公喪戎路則皆公親帥師而經皆止書師不書公故柒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厄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汪氏曰〕僖二十年里克荀息滅下陽書晉於以師宣十五年荀林父滅赤狄潞子亦書晉師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式智反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罪矣〔陳氏曰〕不曰會晉師重師也鞅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會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劉氏曰〕晉人

興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謂救者伏大義以極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鞅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脅而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霸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辭也

公至自晉

〔高氏曰〕不以會至者公非出會也〔汪氏曰〕此亦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廬陵李氏曰〕會師之說胡氏於非林氏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爲重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䘏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胖臣誰敢盟衛君者波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波佗拔劍及掩歃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徒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召與藉緘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何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䘏帥師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高氏曰鄭伯與齊侯爲鹹之盟衛侯與齊侯爲沙之盟二國皆爲齊所叛晉晉以是侵鄭侵衛所以絶齊之與國也晉不聲其罪不能取服故兩書侵[裹]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陳氏曰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伐齊而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伐盟主則書伐衛遂伐晉晉之始討與齊則書侵鄭遂侵衛齊書伐而晉書侵於此見晉霸之衰之甚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不書遂侵鄭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陳遂侵蔡亦不書也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牛士䘏侵鄭衛哀七年趙鞅侵齊十二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歟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侵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高氏曰】以其爲晉興師故書侵【臨川吳氏曰】魯於衛無可讐之罪故其師之出爲無名【汪氏曰】成六年良僑如侵宋傳云晉命也今斯何忌侵衛傳亦云晉故也二卿益將以虐婚姻之國淩兄弟之邦非出己意而迫於覇國之威故春秋皆書侵以譏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汪氏曰】結救晉曲濮衛地【高氏曰】去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率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救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二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蜀人馮山曰【汪氏曰】山字八乙南曾州人著春秋通解十二卷昭公至是始

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葬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汪氏曰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又未得從昭穆而祔豈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承呪反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曰王氏

箋義曰從祀先公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曰劉氏曰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其非正李何季氏專魯陽虎專季氏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從祀爲冷邪宜曰大事于太廟爲時享邪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禘于太廟爲時享邪宜曰有事于某宮所以不正三子之者其事可醜出於陽虎故也陽虎將作亂而惡不得民心故於是爲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從祀先公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原情誅

煬公在所當祧僖公閔公在所當正昭公則又當祀而不祀者也今但稱先公則盡從與祀之名不指所祀之所者非公說也然不舉所祀之名時妄祀其事可醜出於陽虎之矯舉故雖禮之復正者而聖人實書之在盜竊寶玉大弓之上所以誅陽虎之亂也所謂定哀多微辭者意在言外也嗚呼千載之下姦僞之迹泯其私著豈特一陽虎而已哉○【汪氏曰】三傳皆以從祔爲順祀閔僖二公惟焉氏謂祔奈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疑已祔祭祖廟而從祀不稱昭公與禘于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或者謂升閔降僖非當時之意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南之墓猶待孔子爲司寇而合乎先君之兆域則又何也劉原父云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徵諭其意其說亦佳姑識以俟來哲【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爲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爲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胥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俱不免王桓子曰以爲人質以爲人質入公門林楚怒焉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績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徼死何服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敛陽在公敛陽持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閔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孫與叔孫氏迭而食之俄而錄其故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哉則於是至乎曰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徙者連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拔策而驅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鉏其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着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射不成却反金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哉趣駕既駕公敛處父帥師而至懼然後得免自異定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綏賁鼈青純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盜杜氏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微賤之稱竊玉而盜得竊之則定公爲國可知也常山刘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何氏曰寶者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籍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謀龜陰田十一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貿而貴命也茅堂胡氏曰

先王之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此無政之驗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王大事也陳氏曰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王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沿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沿陪臣至於陪臣斯極矣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寶王象德大弓象武先君以文德武功受此寶王歷世守而傳之以爲國之寶鎮國之寶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汪氏曰何休謂季氏逐昭公取寶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王然昭公之經不書失寶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之於公宮而非取之於季氏也

附録　左傳鄭馴歇嗣子大叔爲政

庚子　敬王十九年　一　齊景四十七　衛靈三十四　蔡昭十八　鄭獻十三　卒曹伯陽元年　陳閔公越元年　杞僖五　宋景十六　秦哀三十六　卒　楚昭十五　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伯之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馴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其貞也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蕢卒

公作蕢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寶玉大弓書曰得用也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王嘗爲隧氏實有之上下狎和衆庶狎睦餘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奪其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国茲陽虎所欲頒賤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鎖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褒之書得之書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貶羞也恶得之堪之得之或曰陽虎以鮮卑也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范氏曰封圭始封之圭戎弓武王征伐之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音黃封父之繁扶元反弱也杜氏曰璜美玉名封父古諸侯繁氏大弓名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

古者豈終易代弘璧琬琰於阮反以冊天球夷玉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蔡氏曰皆先王所寶之器也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玉皆古之巧工垂爲時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去其政陪臣擅權汪氏曰陪重也大夫之家臣又爲大夫之臣故曰陪臣雖先公分扶問反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識公與執政之臣見音現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蜀杜氏曰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今得而復書之不正其得之而復得也孫氏曰不

曰盜歸寶玉大弓者次徹者不可再見番陽萬氏曰寶玉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是所以謹其盜竊與得之而已夫先王分寶主於伯叔之國宜世守勿失而定公見竊於陪臣追夫陽虎以爲無益於近用祇以爲名而自歸之魯有四封而詰其盜以正國之典刑上僅得寶玉大弓攻刑之失一至於此豈不重可憐邪意納菩薩之寶玉易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反楚靈之大屈罍若不失此分物之大者始也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已之所有故春秋譏之○趙氏曰左氏云凡獲器用曰得得則宋大鼎何不言得乎敷案云不得故但以得爲名且書竊猶不蓋書也按緣末出境而得蓋乎汪氏曰杜預謂国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故重而書之按失之固足以爲辱然得之於盜不能討其罪未足爲榮適以彰其失之耳廬陵李氏曰謂之得者以明其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

翫之書得之書葬之也此說得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食之曰得寶玉是也故疑敷來得其實其左氏以爲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反以爲無益近用而祗爲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翫王之爲惡名哉盖既奔而追者獲之耶又曰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下

年四方
則之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散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固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后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

曰我先登書敛甲曰暴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新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偕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又敗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誓績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東郭書曰賞東郭書辭曰彼實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東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巡之庳耳靳與宜盖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杜氏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在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瑕又次于渠蔭至于元年而后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陳氏曰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晉至是而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

不書何齊始救晉諸侯猶有盟主之義有盟主也前年勤救晉盟于蜀一衛救晉盟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救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細故也是歲春秋重絕晉也○汪氏曰杜預云譏伐盟主故不書伐然義之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以不譏乎或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廬陵李氏曰齊衛二次而後伐一罪其包藏禍心之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十國不過侵尋犯其竟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二小貶齊存晉之意舍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兼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辛丑　敬王二十年　晉定十二　齊景四十八　衛公勝元年　曹陽二　陳閔二　杞僖十　宋景十七　秦惠公元年　楚昭十六　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曰前八年再侵齊之怨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然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齊平而我與之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豈齊平者彼欲平而我欲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脩睦而二十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

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下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作頰 公穀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捷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魯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若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饗以訓恭不byte門嘉樂不野合饗以

而說以訓辭不byte門嘉樂不野合是棄禮也若其不然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敦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曰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類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罷其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執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生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何氏曰致地者夾谷之會齊侯作倨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於是誅倨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而歸魯地故致也張氏曰來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來山

夾谷之會孔子相息亮反下同定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素報反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呼報反下同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音浮不干盟兵不福彼力反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行義於人爲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吏記孔子世家魯以二三君子之道輔其君

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音預焉車徒衆貴兵革攜怨連禍以交齊爲事未必能得其欲故士地也厚其幣帛重其使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爲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士地也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諸侯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彊孰以其逆而奪魯雖弱孰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彊弱也在道而已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或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如此之衆人之兵齊常常敗魯曾[劉氏曰]畢竟齊常常敗魯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常常不能與之事却忽忽然被二十箇人来以礼問他
他如何不動如簡相如秦王擊缶亦是尋常欺得
趙過忽然被二十箇人恁地硬張他如何不動家氏
曰犁彌之奸萊夷之却使非吾聖人知禮動容貌
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彊異則定公幾不獲免而
曾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非一兩國會
致危之也非兩國會
盟致皆以之也此例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
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實瞻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
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
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焉乃退反役
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
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

此之謂棄禮必不勤詩曰人而無礼胡不遄死涉佗
亦過矣哉夷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
笑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
已矣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書侵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
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田上穀

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程子曰三邑皆
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辭在哀八年莊氏曰
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
鄆曰植三年兼并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讙亭
而汶水經流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
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
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齊人前此掌歸濟子禮 西田矣後此掌歸謹及聞
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
來歸者齊人必服而歸之也 程氏曰齊人服義而
言來言歸者彼自來此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之類齊人感夫子之
義而歸俘因此緩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之斯來之效也 定公才用至于會所以禮相
息亮反
事具左右司馬以從反
更記 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
見有文事者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孔丘相見邾裔俘拒兵車之命一
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楊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楊子
寡見篇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桓公以
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
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
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
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心皆妄而無所逃也
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下同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預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

有陳氏曰未有言未歸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祊及齊來歸衛寶是也鄭謹龜陰田言取衛寶以是爲齊人之頓也謹龜陰不言取以是爲齊人之頓則猶齊田也故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寶同齊疆於天下伐盟于鹹會于鄄陵矣於是頴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未可能也而迫於大國失乎悔過効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聲如千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曰取不言歸故書曰歸濟西歸謹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取歸以其從大國而得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夷謹龜陰之歸書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齊人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已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

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盧陵李氏曰孔子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賓歸之德之恢恢乎其容家當以敎衆及東記謝過之夫子請寢歸汶陽之語失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郠

郠音啓下遺反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子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必曰譖之劒也吾舜子也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信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信之郠叛武叔懿

子圍卽弗克〔莊氏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公輔曰〕東平無鹽縣東南有卽鄉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作賈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侵圍卽弗克叔孫謂卽工師駟赤曰卽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幹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卽人為之宣言於卽中曰侯犯將以卽叛于齊齊人將遷卽民衆悅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殿於齊與其死也猶是卽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予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於齊有司覘卽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卽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

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殺每出一門卽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昧旦殺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卽

卽叔孫氏邑也侯犯以卽叛不書于策書圍卽則叛可知矣再書卿帥師圍卽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遠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朱子曰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

并祿去公室二十章ト疑皆定公時語　三家專魯爲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烏故反下同　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如字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擾事直書深切著明矣蜀杜氏曰大夫攻伐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在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宋子曰春秋之物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純不存王命便被大夫專擅及大夫猶沒李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箇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侯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擅攉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汪氏曰魯以諸侯犯以家臣而救叔孫猶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遷善退守臣戟簒家隷感化而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及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爲詐議之謀談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矣談詭欺詐誣衊上上執此以危其下雖幸勝之其何以保有國家乎

宋樂大心出奔曹

高氏曰辭使非天讁而絶言乘之罪累上矣汪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　池後同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當猶十一年分其室而又其五兵

之公子地有二白馬四一公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徒其徒執騶而奪之騶恨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彌也而獨甲甲亦有頗焉子爲君礼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弟止【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佷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爲景公之弟辰之兄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二則曰弟乎緣二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以公子地爲燕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雖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騶故而失二子弟何耶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爲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安華

【張氏曰】安甫齊地【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臧盟沙矣今三國復爲此會無所揮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因諸侯之從而復伯也○【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日子叔若他竟寡人何知焉爲與敝邑際故敢勤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杜氏曰】謝致卽也齊以致卽在君之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讒龜陰田侯犯以卽奔齊齊人又致卽是以叔孫如齊謝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𨐈出奔陳暨宇下公歎有

宋宇𨐈
苔侯反

左傳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殺吾兄也吾以国人出君誰與處仲佗石𨐈出奔陳杜氏曰暨與也宋公寵向魋向魋不聽二辰情二辰念而將大臣出奔魋名亦罪之也

暨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徒回反地怒拔敕刀反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于僞反之請弗聽辰曰是我殺吾兄也求狂古況反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𨐈出奔陳其弟無親親之恩暨二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子也杜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二子之故而奔其君無尊君之義家氏曰辰以地故而自絶於公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君二子之偕行佗𨐈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音現仲佗石𨐈見殺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孫氏曰佗𨐈爲宋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爲辰彊牽而去故曰暨交說之也○劉氏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佗𨐈非也若然辰罪爲輕何故反序乎上乎又何爲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

猶二暨一暨也不レ得レ已也未レ知レ謂二已レ不レ得レ已乎謂二他人一不レ得レ已乎以吾觀レ之則暨使二他人一不レ得レ已是也暨之意彊也親也故曰二暨暨一以二暨之一故人不レ得レ已從レ之此可レ知矣【盧陵李氏曰】暨字之義如二公穀一說則是仲佗石碏爲二仲佗石碏一所レ脅以左氏事迹考レ之則胡劉之說得レ之但於二暨字一字義不レ通如二公穀一說則與レ暨脅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二事迹一相左【蜀謝氏曰】仲佗石碏首惡構レ亂公子不レ能二拒絕一而從レ之故書レ暨辰緣二母弟之寵一權勢隆盛以至二二卿挾一レ之以亂一故書二弟暨一者彼爲レ之首而我與レ之出及レ者我爲レ之主而彼從レ我入二出奔一書レ暨者以二逆首一歸二宋公之弟辰一而罪レ之也以二主公穀疑得二經意一

壬寅　敬王二年　晉定十三　齊景四十　魯九　衛靈三十六　蔡昭二十　鄭聲二　曹陽三　陳閔三　杞僖七　宋景十八　秦惠二　楚昭十七　吳闔廬十六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碏入二于蕭一以叛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レ失二其弟一也及二仲佗石碏一入二于蕭一以叛入者内弗レ受也以レ者不レ以レ叛也辰未レ失二其弟一也非レ也公子不レ去レ國而辰棄レ親出奔挾二其弟一以奉二馬耶入二于蕭一以叛入者内弗レ受也以レ者不レ以レ叛也辰未レ失二其弟一也非レ也公子不レ去レ國而辰棄レ親出奔挾二其弟一以【劉氏曰】穀梁云黨爲レ亂以レ謂未レ失二其弟一何反甚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焉宋患罷向魋故也杜氏曰蕭宋邑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果於叛君則無所往矣從才用之別筆列反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劉氏曰暨非欲之也有不得已焉不得已而不已者乎其出入皆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賤而不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言反者後汲汲當坐重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杜氏曰入入逆詞也書首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龐氏曰自陳陳以力助龐陵李氏曰此條及宇公羊註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爲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之後及宇爲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宇屬仲佗石彄下及宇屬宋辰爲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還音旋涖

左傳始叛晉也杜氏曰平二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是始叛還叔詣魯孫蒙氏曰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晉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若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涖盟也陳氏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爲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譖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和墾也盧陵李氏曰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晉上

癸卯　故王二　定十四齊景五十

十二年　十有二年　晉頃十　衛靈三十七蔡昭二

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

十九秦惠三楚昭十

八吳闔廬十七年

春薛伯定卒

汪氏曰在位十三年于比嗣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左傳許規反下同

穀梁傳墮猶取也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於是墮毀之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左傳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邾婁還滑雍致師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鬬寧爲無勇乎杜氏曰彄孟懿子家氏曰此又十二年再書衛彄伐曹者著之中國之無盟主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費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氏曰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強國勢也又曰八尺曰板百雉凡二百雉大周十里三十三步三尺公侯之制也

按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雉家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都城不過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
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十植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
城數色角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常山劉氏曰
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堕成強而不服公圍而
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
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何氏曰〕卽費叔季所食邑
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下邑有
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
之是謂以禮爲國可以爲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
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諸必有興滅國
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烏故下

同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
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音朞月
而可三年有成〔栗子曰〕堕邑之事孔子因其机而
爲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又曰他合下只說得季植子透植
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後來被公敛處父一說破了植子便不信之〔高氏曰〕堕邑而至於卽師是
之力足以抗也〔王氏曰〕堕卽以二十卿堕費以三十卿
者費強於邱故也〔陳氏曰〕書叔孫堕邱季孫堕費
以是爲二十家之願也三十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頓
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
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藍氏曰〕此孔子之
所以聖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以治
世之禮律無衰世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
其害已此有不言而威者矣夫孔子之
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張氏曰〕敛其所特以

爲固若所以制陪臣擅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
也仲由之舉此議孟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爲三家
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爲季孫叔
孫之害故費邑皆墮獨公敛處父方恃強以敗陽
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李弗
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孫受女樂而違孔子孟
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敛處父比成既方命
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永嘉盧氏曰〕三家之城其
邑者將以自利也而家臣賜邑以叛亦豈三家之
利哉南蒯侯犯叛侯犯叛若相踵豈惟
魯國惡之三家亦惡之矣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而
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故其墮爾則孟氏之不欲墮爾
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爾夫
三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
孟氏聞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
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
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待兵革而自

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胡氏以爲圍成之後
然後孔子攝相事理或然也〔盧陵李氏曰〕公春於
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
之下又云然跡曰不違有二拨家語定十年孔子
自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然則爲
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爲季孫所重
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
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
行季孫重之後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曰
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
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爲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者
之於傳如咸武仲爲司寇公鉏出爲公焉亦想元
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曰孟子曰孔子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於定公而言桓子
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又桓子受女樂
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
自不柔服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云云又呂氏曰
聖人爲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

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心者孰不同此氣氣者孰不
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爲墮
季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他人在仲由有能令蓋聖人在
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汪氏曰史記家語云
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
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
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郈季氏將墮費不
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籲疑是時定公失政
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
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爲聖
人過化之功則一也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
聖人無與然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
犯以邱叛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
費而後墮之耶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

杜氏曰結叛晉也張氏曰黃齊晉地公羊作晉侯誤汪氏曰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爲盟之始繼而有左傳屋
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二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言圍成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二也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按左氏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高氏曰天子令行乎天下諸侯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卽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也公親圍之經書二子墮卽費而獨書公圍成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其致危之也何氏曰諸侯不親征救邑公親圍成

不能服不能以一國之力攻一邑之家甚危若從他国來救危之義陵許氏曰竟内之事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列國矣杜氏曰國内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于廟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而商賈音古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以遺魯君魯君怠於政孔子遂行然

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在呂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 疏 至 亦不能爲患 纂氏曰雖其不從不能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曰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一家之隨子孟氏爲猶有君也莫難於墮卽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歸而弗攻是不足與有爲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故孔子以微罪行也 可堂 吳氏曰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學於聖人者也夫子用於魯而叔孫首墮卿孟氏乃不肯隨之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着未爲喜而不得行於其所易者爲可惜耳 五峯 胡氏曰 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 江陵陸氏曰 聖人之化既行成雖未墮於魯何有遲之暮年公歛陽晴見勢在墮之易耳定公何乃扭於速克躯驁以攻之輕於一掷無劬而返此一役也吾知其未必在此行也 靈陵李氏曰 詩於仲尼一抑季路亦未必在抑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卽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圍成當時未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卽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歛虎及不肯墮成次弟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及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卽之叛若爲叔季之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歛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按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桓有崇弗降始皆伐之

至二班一師修二德而自格一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盛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耳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則必畜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少卯而墮三都則誅少正卯而治姦亂則公之墓爲司寇而墮三家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及成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於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符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爲十二年事也高氏曰春秋書至公行凡一百七十二而書至相之也隱公當春秋之始天下之亂未甚故雖有會盟侵伐未嘗致也至桓二年及戎盟于唐十六年

會諸侯伐鄭始於此致焉馬盖桓公弑君自立敢於外交夷秋又助慕伐鄭踰年始還故危之也莊僖會盟最數而無致者賢二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受命於天以一匡天下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君之出無他慝也唯牡丘之盟過三十時淮之會踰年故致爾成襄之間齊楚爭伯諸侯日尋干戈故盟會侵伐鮮不至焉及會于蕭魚之後楚雖稍息然中國皆大夫專政魯亦有三桓之患至有敢逐其君而自廢置者故終春秋之世公出笁有不致者一此雖伐邑亦致焉可謂危亂之世矣○汪氏曰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而親圍邑中之一邑其小窮甚矣乃以爲大之平又云何危爾違乎齊也是時會來合盟黃齊魯交好不足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春秋於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　晉定十五　齊景五十一　衛靈三十八　蔡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
景二十秦惠四桓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景衛侯靈次于垂葭

左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寳則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即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七不三十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歃諸大夫之軒唯即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氏曰二君將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爲援垂葭二名則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即亭高氏曰書次垂葭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杜氏曰書不時也汪氏曰昭九年即囿之築雖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況盛夏妨耕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築苑囿之不待乾絶而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囿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之無民益其一也義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囿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高氏曰魯国之囿一而已成柴鹿囿昭築即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盧陵李氏曰此正與受玉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国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毘

高氏曰囿所以養禽獸待于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教晉而三桓日偃人之圖蒐焉

○衛公靈孟驅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已不能救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国故亟戰如此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郵良曰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乎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命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使告郵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月二十三日晉司馬籍秦圍郵叛夏六月晉上軍司馬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汪氏曰〕晉陽即太原別名

按左氏趙鞅謂郵音寒鄲音丹同族午曰午鞅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如字置也諸晉陽乎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郵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亦食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入拒范中行氏反即人臣之趙鞅也而直書曰叛何也〔劉氏曰〕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然則鞅不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臣專主與君爲市則是篡弒之階

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孔子家語〕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
惡已爲人臣者後世太臣有困於讒間去聲遷延君外不敢
釋兵卒以憂死者〔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魚朝恩蓋其策誤深忌光弼切骨
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若吐蕃
蕃敗京師詔入援光弼獨畏禍遷延不敢行其在徐州
擁兵不朝憂
恨成疾而亟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
晉陽以救入者不順之辭救者不赦之罪〔高氏曰〕據上皆
君曰叛執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救鼠忌器
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著其不由君命專士與
兵之罪陳氏曰執非始禍晏爲皆以救書之春秋
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執必奔晉陽
歌則是皆救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及

字朝
如字

〔左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
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二臣
始禍而獨逐躒刑已不鉏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
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
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聽可盡克也克
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聽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杜氏曰〕朝
歌衛邑後屬晉

按左氏知音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逐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内外離析不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鄟會于夾谷歃于黄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於内故奔于晋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晋國之大天下莫

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晋事或略而不序〔汪氏曰〕文十五年十七年盟于扈不序諸侯襄十六年盟于溴梁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汪氏曰〕文九年救鄭伐宋救鄭十四年侵鄭十年納捷菑十七年伐鄭十一年侵鄭十年伐鄭二年伐鄭甲氏成十六年執季孫意如十八年執曲沃子二十年執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舒十九年執仲幾大年執鄫子二十六年執寧喜三十年會澶淵昭十三年執邾黑肱十一年執樂祁哀四年執戎蠻皆貶稱人或書侵以陋之〔汪氏曰〕定四年書侵鄭侵齊書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于策見諸同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晋卿始禍緑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食允也

蔡侯從吳荀寅貸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扶又反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王氏】

【傳】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亦邑也三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囚兵甲則又爲無君故三人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爲已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徙而羽翼之魯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徙而羽翼他國之亂臣所著皆有欲爲亂之心也而其君莫然無所悟一朝夕之故豈一朝夕之故哉【鷹陵季氏曰】晉六卿三荀氏范氏中行氏也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趙氏荀outlined氏韓氏魏氏趙氏即范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outlined氏知氏春秋後亡故止稱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国也柰何以地正国也其以正国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正国也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歧反詞也韓魏爲于爲下同

反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爲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春反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盈魚石猶書入至鞅而後書歸則晉無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録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永嘉陳氏曰〕亂臣以叛出而其歸也無異於善復以是爲晉国之無政刑也〔永嘉陳氏曰〕春秋先

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而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於晉也〔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冀愛其君也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後漢書〕董卓傳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弄威柄承寵驕恣濁亂四海臣聞昔趙鞅以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則此說故也〔汪氏曰〕春秋書趙鞅帥師而又書趙鞅歸皆所以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卜即位益封梁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萬上三十卜唐李輔国殺皇后以李輔国爲司空兼中書令皆以誅天子之無政刑此得春秋書鞫叛典歸之意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正国叛礼臣無專土藏矣之義本乃欲以私邑之强而正国朝是未大而本小也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惡人無君命故書叛若無君命則是君與立党中行同心也君與之同心而輒與兵伐之是逆亂也但以君宥而召之故書歸耶穀梁云貴其以地反也豈有身歸而地不歸乎此至卿近矣高氏曰三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爲善辭遂謂鞅有叛迹而無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厲臣節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不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輒擾士興兵此豈可哉孫林父亦書歸何況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地正国之說出公穀之失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叛逆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曰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年書復特筆也

薛弑其君比
比如字

汪氏曰比弑惠公夷立之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之衆皆可誅兆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汪氏曰秩宋嘉祐熙寧間人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毒流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汪氏曰說苑新序孫卿曰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鉏鋙之誅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過二六尺一者有二罰棄一其不一即入一心遠矣王曰以是尚
殃於道一者被一刑
殺此善議復者 家氏曰秦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一誅此求一經之過也儒者辨一理未詳古一論失中將一如一秦漢之一道一者非一獨法家之州三一道一者非一獨法家之用一法一人爲一非一流一毒一丁廢其爲一惡不一可一不一謹也此以殺者四吾殺一無一其一罪一也○盧陵李氏曰春秋稱一國以殺自一
啖子曰稱一國以殺自一
天一臣一也胡氏本一此

附錄 左傳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一靈公一退見一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一子乎文一子曰然吾不一先一告一子是吾罪也君既許一我矣其若一之何史鰌曰無一害子臣可一以免一富而能臣必免一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而不一亡者未之有一也戌必驕者鮮吾唯子之見一驕與一馬及一文一子卒一衛侯始惡一於一公一叔戌一以其富一也公叔戌又將一去一夫人之黨夫人憩之曰戌將一爲一亂

己巳 敬王二十四年 晉定十六 齊景五十二 衛靈三十九 蔡昭二十三 鄭聲五 曹陽六 陳閔六 杞僖十 宋景二十一 秦惠五 楚昭二十 吳闔廬十九 卒 成檀

春衛靈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景

弓戌謚文衛趙陽

公叔作晉趙陽

左傳 春衛侯逐一公叔一戌一與一其黨一故一趙一陽奔一宋一戌來一奔一公叔戌將一去一夫人之黨夫人憩曰戌將一爲一亂故一公叔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一家以喪一其大臣一之罪著矣戌又以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
財發有不爲貪人之所怨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
乎　家氏曰衛黶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爲惡亦餘稔矣
入公叔戌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戌之所能爲也
爲而非戌之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
正其身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
善今戌也恬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
自任事不克而速禍宜也　春秋書三大夫之奔
所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附錄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
于使終爲政於趙氏文子曰不可殺安于是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氏鑊信爲亂安于則發之
有命始稱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慮
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詩

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伯
民曰主命戮罪人安于則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河反子即反公作牴七良反

左傳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民曰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
不死位爲重　家氏曰陳佗人專兵以助庚狄滅諸侯
之國又執其國君歸縱或歸于楚其罪非耳　家氏曰
楚爲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而
陳之從之不替頓本楚之與國掌與夏盟召陵之會
頓子在焉去寅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庚楚
既衰抗比而從之滅國是亦庚而已矣春秋書楚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陳作人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之也辟氏曰陳不恵輔車之勢助逼大而滅鄰國不恵將自斃也范甯氏曰凡書臧又書以歸及者罪重於奔者也能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公叔戌之故也高氏曰衛靈沈于閨以奔其世臣又及其所與是以其國聽之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敗以返反

下並同檇音醉公作醉

左傳吳伐越卜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氏曰二君有治臣好旗鼓不欲於君之行前二不敢逃

荊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擘指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讎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杜氏曰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按左氏吳伐越句古侯反踐御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即屬音欲反下同劒于頸間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槜句踐於會稽古兮反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于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毋出入必謂己曰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
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義陵許氏曰書檇李之
爲殘民伐國之戒家氏曰書於越入吳之功春秋於柏擧之
虎禮而太伯之後且有援楚之功春秋於柏擧之
戰固嘗褒之矣越乃乘吳而入之吳不能竟援楚
之功者越議其後也是故始書越至入吳而書於
越殘其援楚也或曰柏擧之戰吳周爵也今其敗
而以國書何欤曰勝而驕驕而敗而敢亟而遂亡是故書
而歌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 一又作掔

齊魯爲會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成鉏小王桃甲率狄
師以攻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鞅奔周小王桃甲
入于朝歌程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盧陵李
氏曰謝氏云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衛不
能定衛
難也

公至自會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以謀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
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二三
國之君同爲會而助不臣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程氏曰洮曹地 義陵許氏曰齊宋魯
衛崇奬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吳氏曰自齊景圖

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僖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魯爲此會蓋始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敗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孔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覇一明分義以天下二此風頓衰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國之君從助叛人彼三國之君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亦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辰之

盧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晉惠爲无道宋豈能合其國而謀救范氏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賵

賵市
軫反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賵者何賻也曷爲或言賵或言賻或言歸賵或言賵何也俎實也生曰賵死曰賻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東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賵責復正也社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賵祭社之肉盛以賵器以賵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茅室胡氏曰祭肉曰賵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特魯不助祭而歸賵非禮也高氏曰周自王季子來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歸王有事於社魯未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爲此舉雖天子損禮之甚而聖人於周公肅公受賵于杜是助祭而受俎實也褒王使宰回成肅公受賵于杜是助祭與號而已汪氏孔曰賵齊侯賵是齊桓有翼奬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而千里賜宜杜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魯是以爲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賵於仲子罷妾賤而潰三綱春秋之終石尚歸賵於定公輕宗社而褻五禮蓋天王爲三綱之本祭祀爲五禮之首故書以示貶焉然歸賵爲禮之變故冢宰而稱名歸賵乃禮之常故石尚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

苟以石尚爲取則劉夏以宮師而書名氏蓋非貶矣
盧陵李氏曰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
蓋晉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猶振
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也李
何乳子以爲膳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蕩盡歸賄
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之古者諸侯入
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宗廟有與諸侯共
福之礼與之同其事必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
貢不修祀事不相交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
敬王乃以賜肉親魯而歸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
言之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
事是王室可以有爲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順此意
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曰周禮行人歸賄以交諸
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
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劉
氏曰穀梁云石尚欲書春秋謂行賄於魯欲書春秋
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
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
之何足爲榮耶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吾怪反
聵五怪反

左傳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
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豭盍歸吾艾豭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顧
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前驅殺余公執其手以
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余殺其黨
自鄭奔齊大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夫人將以
余說于魯以余說于晉晉以信義也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
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
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
天理之所由著矣〔陳氏曰〕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
今太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又無殺己之意太子懟而去之一則譏衛侯之不孝〔胡氏曰〕書衛世子奔
宋則以罪靈公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
罪蒯聵也○〔張氏曰〕臨江劉氏曰左傳叙蒯聵事曰
蒯聵欲殺夫人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
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蓋者以夫人名惡
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蓋乎蓋蒯聵闔

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惡其所已
之遲則啼而走言太子辦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
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戌
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
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及蒯聵負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
事者宋南子家也蒯聵安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
子者衛侯之辜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
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
者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自古
諺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
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汪氏曰〕二
劉張氏之說固善然皆泥於書世子之義故疑左
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弒君而書世子豈亦與之
乎竊考蒯聵忘父之變而致他人使之絕忘子之
親至迫以兵而必奪之位其於人倫天理泯滅幾
盡則其恥南子之遜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朱子

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前賢啟殺父則左傳未可盡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于戚不曰世子復歸而書納則前賢有罪明矣何休乃云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居陵李氏曰此條公敖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前賢之賢杏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氏曰此年志公孟帥師伐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前賢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一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高氏曰宋公不能容一弟一臣又使爲教逆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罪皆以克段而不言弟所以責鄭莊公之也宋辰出奔莊志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宋辰出奔屢書弟者又以責宋景之寵嬖臣而乖兄弟之義也其不曰宋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於奔亡非宋公之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書蒐止此何氏曰書大蒐譏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也〔汪氏曰〕衰二十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念邾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漸洈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雷陽萬氏曰〕大蒐天子之禮以爲蒐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爲大蒐是尚忍言之哉

邾子來會葬

〔杜氏曰〕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何氏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鄛如會公于受干廟〔高氏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會來朝而偶與公爲會爾〔辟氏曰〕大蒐天子所以會諸侯也僭蒐而諸侯來會毋乃大逼乎〔陳氏曰〕會公于比蒲也僭蒐中車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是在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邑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汪氏曰〕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戚皆書地此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方墮費而叔孫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〇城音成　莒父音甫

〔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家氏曰〕譏勞民城諸防城諸鄆同例〔廬陵李氏曰〕謝氏曰方墮費即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爲敗人之資而已〔家氏曰〕是歲無冬冬閼文耳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之不書冬者賤也此冠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之不書冬者賤也此牽合之說夫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汪氏曰〕莒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而但脫冬字耳

〔附録〕〔左傳〕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范氏之師于百泉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　魯定十七　齊景五十三　衛靈四十　蔡昭二十四　鄭聲六　曹陽七　陳閔七　杞僖十一　宋景二十二　秦惠六　楚昭二十一　吳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隐來朝ス

邾朝止此〔左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亦甚矣

魯之衰臣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ヲ

〔公羊傳〕曷爲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爲何氏曰偏食其身災非不敬也〔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以至死翟氏曰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災小牛不死者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ル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胡子豹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

〔家氏曰〕召陵之會頃胡之君皆在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天孚壑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郤ス

〔公羊傳〕曷爲以夏五月郤ス二ト之運也〔高氏曰〕魯郤當在孟春今以改ト牛ノ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郤〔汪氏曰〕不書ト郤徐彥疏云言郤則知ト吉可知夫正月改ト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郤今郤於五月蓋ト以四月郤而不吉又ト五月必龜從而後郤也故但書改ト牛不書ト郤今於ト郤不從則書之矣譏瀆上ト而從則但書郤之過時以譏其慢耳掌考史記云定公十四年魯郤郊不致膳俎于太夫今春秋不書十四年郤則郤之不致見於經考多矣惟因其失時也郤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綀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襄陵許氏曰〕內卒凡十四公得正

而薨者惟莊宣成[盧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義矣故春秋以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曰以著定公尊奨亂臣之惡其辭戚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粲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阿頼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雖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僭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皐洮城皆父城霄無非勤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

作軒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氏曰]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其地以處之[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以居叛人此不待敗黜而罪惡見[盧陵李氏曰]自罕達伐宋之後有亢宋七年皐瑗之侵九年雍丘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一年夏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于曲之師而後已馬二國之搆怨如此正與證公初年公子憖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渠蔭公）

作蘧蔭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杜氏曰]不果救故書次[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宋鄭同盟救晉故為宋出請為鄭來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王氏曰]伐而後次其次為善次為識救而次亦識也然書次書救則識無名矣動而非救也齊衛五氏之次傳云伐東

儀垂設之次傳云伐晉而二君次止爲之援此云救宋而復不成救是則書齊衛之三次皆貶爾是蔡次皆貶而後有伐蔡之事齊衛次而後有伐晉之事皆謀爲不善也比事垂戒深矣而義自見矣○〔靈陵李氏曰〕五氏以伐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伐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從齊方堅不應齊救宋以侵鄭許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胥堂胡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葬若諸侯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吉終易代弔聘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自明矣〔常山刘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婁反行於疆大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作戈　穀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妾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妾辞也哀公之母也〔穀梁傳〕姒氏卒妾母貴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葬書夫人著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胥堂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為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稱失禮言之尔論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賵神子會葬成風深貶天王而名冢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矣〔陳氏曰〕自成風訖于宣棄子苟為君則其母為夫人書葬定姒則是哀公以夫人葬其母猶宣棄仲小君徒以喪在殯不及尊其母為耳○〔汪氏曰〕成風敬嬴齊歸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況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稱夫人小君乎蓋宣昭即位久遂尊妾

毋為夫人氏衆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告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故氏要為妾毋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毋一夫人爾

〇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〇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范氏曰滕魯之卑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禮辭氏曰魯至弱也而二十君為非禮之會況疆大乎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葬春秋不書譏之也滕二君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志其禮之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作穀梁傳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公羊朝氏曰葬速則不懷踰則僭雨經月不止者有矣及期而遹將止以俟之是僭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識不能葬也高氏曰雨不克葬無備之甚也葬敬辭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親日昃所以申親也日下昃則失時矣○趙氏曰穀梁云乃急辭也按此緩稱乃不得已云急詳經意證臣子之緩慢耳

○辛巳葬定姒

左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則書葬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記〕曾子問篇〔注〕同時有二父一母或祖父一母之喪葬先則先葬母而後葬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虞祭亦奠之類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非也若妙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妙氏薨已葬定姒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妙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以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小君此皆因諸侯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

冬成漆

左傳書冬不時告也〔余氏曰〕前年冬城啓父及齊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敢民怨二年問罪而取謹閒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汪氏曰〕左氏云書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捨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1370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五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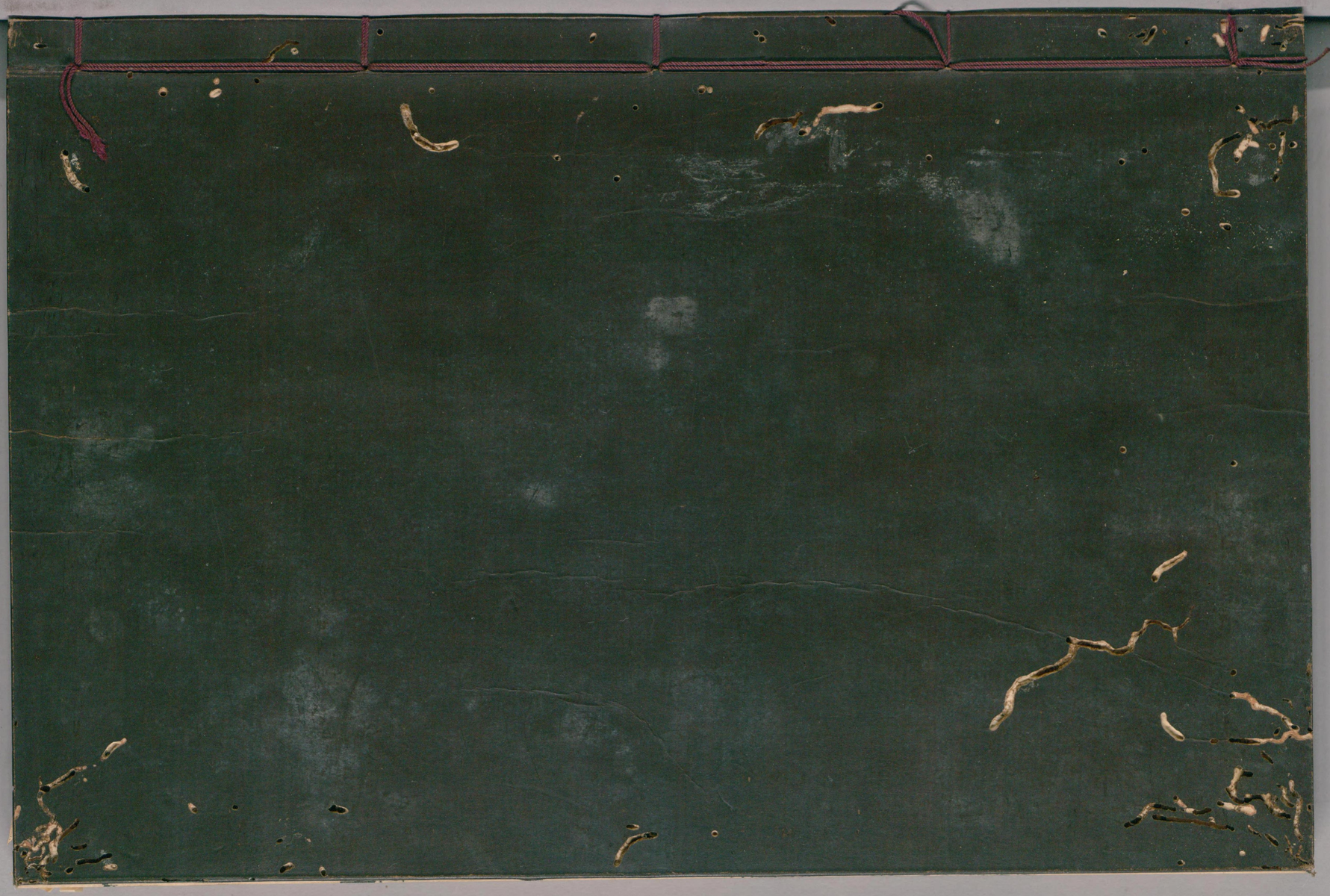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